

鹿鳴山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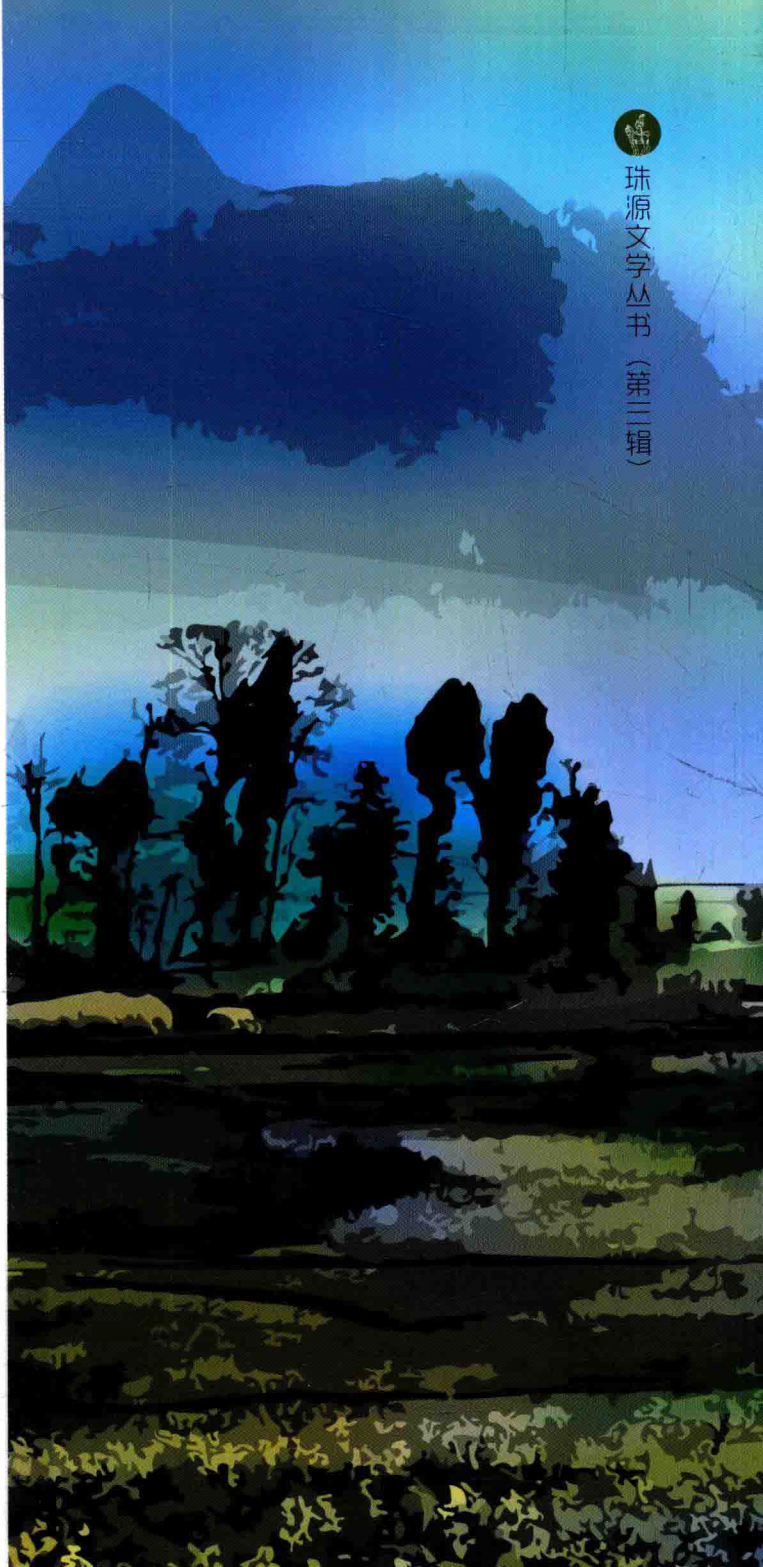
周云 著



云南大学
YUNNAN UNIVERSITY
出版社



珠源文学丛书（第三辑）





珠源文学丛书（第三辑）

麋鳴山林

周云 著



云南大学出版社
YUNNAN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鹿鸣山林 / 周云著. — 昆明 : 云南大学出版社,
2017

(珠源文学丛书. 第三辑)

ISBN 978-7-5482-3032-8

I. ①鹿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③文艺评论—
中国—当代—文集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50395号

策划编辑: 徐 曼

责任编辑: 宋 武

装帧设计: 郑明娟

鹿鸣山林



珠源文学丛书 (第三辑)

周 云 著

出版发行: 云南大学出版社

印 装: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

开 本: 889mm×1194mm 1/32

印 张: 6.875

字 数: 185千

版 次: 2017年7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82-3032-8

定 价: 23.00元

社 址: 昆明市一二一大街182号 (云南大学东陆校区英华园内)

邮 编: 650091

电 话: (0871) 65033244 65031071

E-mail: market@ynup.com

本书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, 联系电话: 0871-64167045。

总序

张永刚

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心灵回音，通过文学，我们可以触摸时代变迁、山川河流、人文气息，这套丛书便是曲靖美好的自然蕴藉和人文精神铸就的成果。

“珠源文学丛书”分为三辑，包括散文、小说、诗歌等，共九部作品。曲靖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，构成了这片土地丰厚的历史画卷和人文精神，神奇美丽的自然风光和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，给了文学写作者最为强烈与珍贵的自然与人文的滋养。曲靖文学创作与时代同行，形成了自己的特点，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记忆，展现了曲靖文学群体的力量。曲靖文学创作，带着这片土地特有的品格，既有热烈奔放的豪情，又有理性思辨的深刻，既关注现实和历史，又极富浪漫情怀。多元的创作取向和丰富的成就，鲜明的地域特色，使曲靖文学有了自己特有的品质。近年来，曲靖的文学创作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，无论是从创作队伍及创作数量和质量，还是从影响上看，都有可喜的成果。曲靖优秀作家的作品往往体现出对火热生活的深情感悟，表达了不断寻觅精神家园的取向；他们带着浓厚的生活原味去感悟人生真谛，感情炽

烈，真实淳朴，给人蓬勃向上的力量。可以说曲靖文学如群峰巍立，如河流奔腾，文学创作在这片沃土上展现出勃勃生机。

“珠源文学丛书”给了我们更多层次、更多角度看曲靖的视野。丛书辑录了周茂林、周云、张建刚、郝正治、赵稳寿（云南北鸿）、杨云霞、李永超、浦绍华、应凤美等九位作家的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传记文学。这些作品都是作者生活的积累和沉淀。集子里有多年笔耕不辍、勤奋写作的老作家的深厚力作，也有颇有才气的新人的新作。它带着生活的原味和泥土的芬芳，成为曲靖作家作品的又一次集中展示。

相信曲靖文学的众多作者，会在火热的生活中一路行吟，笔耕不辍，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，无愧于我们伟大的时代。

目 录

喊 路	001
沸腾的山乡	016
闷 脓	085
鹿鸣山林	094
我的峥嵘岁月	140
瀚湖鱼歌	176
乡野童踪	201

喊 路

1

早上没有风，和煦的阳光静静地照耀着小镇，街道亮光光的，散射出宁静祥和的氛围。

罗明生迎着鲜亮的阳光，从街道上走来，心里没有一丝愉悦，他要去做一件自己不想做的事，脑际反复萦着这样的念头：要是宋春生不向我下跪，说死了我也不愿接这活。

罗明生来到宋春生家门前，听到屋内传出七吼八叫的声音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宋春生正和他父亲争执不休。

罗明生咳了一声，宋春生立马从屋内出来，他随手把门掩上，满脸笑容地说，明生哥，你来了我就放心了。他看看周围没有人，凑到罗明生耳边，悄悄地说：“老头子说今天天气好，要我推着他到河埂上去走走。我说你病刚好一点，眼睛看不清楚，耳朵又背，去河埂有什么意思，就待在家静养算了；可老头子犟得很，非要去不可，我只好依他。你知道我老婆追风逼火地打电话来催，要我赶快回省城，我不在一天，生意要损失几百元呐。过一会儿，等我把老头子抱上轮椅，你就推着他去河埂上走走，我不能再耽误了。明生哥，一切都拜托你了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有急事打电话来。”

隔壁的狄奶奶向宋春生招招手，宋春生极不乐意地走过去。

狄奶奶小声地问：“你爹今年 79 岁了吧？”

宋春生回答说：“是的。”

狄奶奶又问：“他今天突然精神很好？”

宋春生说：“是的，你在隔壁都听见了，大病初愈，他硬要去河埂上呢。”

狄奶奶神情庄重地说：“孩子，你还年轻，人世间的许多事你还不不懂，你爹怕是要走了，你得多留个心眼。”

宋春生满不在乎地说：“不会吧，他脑病好多了，有精神了，只是偏瘫一时难治得好，我请了咱们街坊上的单身汉明生哥过来，全天候地伺候他，你就放心吧。”

狄奶奶叹口气，摇摇头。

2

宋春生给他爹穿上有衣帽的风衣，戴上老花眼镜，把他爹抱上轮椅，向罗明生使了个眼色。罗明生懂得他的用意，推着宋春生的爹缓缓离开。

宋春生的爹宋永福坐上轮椅，显得格外安静，沐浴着阳光，他那老迈佝偻的身躯像一堆枯柴，修白如纸的脸上，流露出淡淡的安详。原本罗明生一向不喜欢这个老头子，他眼瞎耳聋，吝啬成癖，恨不得把一分钱的硬币掰作两瓣用，到街上吃碗米线，都要和摊主讨价还价争个不可开交；他性格孤僻，刁钻古怪，爱使小伎俩作弄人，和他的独儿子都搞不拢；由于他耳聋，对他说话必须凑到耳边大声地吼，他才能偶尔听到一点点，与他交流十分困难。以前，宋春生曾请过几个陪护服侍他，都因无法与他交流、太难侍候而毅然辞去。镇上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很难琢磨的刁老头。可是，此刻罗明生不禁产生了怜惜心和同情感：岁月不饶人啊，人到了这个地步，实在是可怜。

来到河埂上，宋老头有些兴奋，他扶了扶眼镜，睁大浑浊的眼睛，望着不远处豆田边的一个大水塘，呆头呆脑地说：“春儿，那是马槽塘吧。”

罗明生惊了一头，心想，这老头还误以为我是他儿子呢，看来，他的眼睛戴上老花镜也只能看得清个轮廓了，算了，别扫这可怜老头的兴，就顺着他来吧。于是，罗明生含混地应了一声“嗯”。

宋老头突然有了精神，他说：“春儿啊，你三岁那年，秋收后下了几天大雨，塘子涨水，塘子横头我家的田里也灌得满当当的，别人家发愁了，我反倒高兴，因为我知道塘子里鱼虾多得很呐，我把连着塘子的田埂扒了几个口子，往田里撒了许多酒糟、麦子和油枯，塘里的鱼虾闻到点心味，抢着往田里钻。过了几天，我把田埂的口子全堵上，等塘子里的水落下来，一拆田水，那田里铺满了白花花的鱼虾呀，大的鲤鱼有六斤重，还有一只小汤盆大的老龟和三只碗口大的小龟，拿到街上卖了不少钱。我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好事情，当时，高兴得不得了。”

宋老头歇了一会儿，转用哀伤的语气说：“可是，第二年，祸事就来了。走，把我推到白石桥再说。”

罗明生应诺着向前推了一百多米，阳光依然很暖和，河水荡着清波欢腾不息，横跨在柳浪河上的白石桥豁然出现在眼前，宋老头用手又扶了扶眼镜，脸上泛出微弱的红光，显得有些激动地说：“春儿，这是白石桥吧？”

罗明生知道老头还是以为儿子在推着他，依旧含混地应了一声“嗯”。

宋老头接着说：“春儿啊，第二年，镇上来了两个收玉石的外地人，出高价收玉石，你表叔的一个绿玉烟嘴就卖了二百多元，他高兴了，请我去喝酒，我喝醉后，就狂了起来，不顾身边还有许多人，说

你的一个玉烟嘴算个球，我家藏有祖上传下的青龙玉碗呢，它价值连城，是世上少有的宝贝呢！这话一出，大祸就临头了。第二天，绑匪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把你弄走，叫人秘密地传下话：不许报案，用死宝换活宝。”

说到这儿，宋老头有些伤感，眼角下流出了一滴泪，他停顿了一下，轻轻地抬起手，指着白石桥说：“那天夜里，就在这白石桥上，我用祖传的青龙玉碗，从两个蒙着面的绑匪手里换回了你。后来，绑匪用卖宝得来的钱到商店买东西，被店里人发现都是假钱，店里的保安把他送到镇派出所，审了几天，才交代了罪行。我一点都想不到啊，绑你的竟然是当天和我一起喝酒的童义家哥俩，他们平时都是和我称兄道弟的呀！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谁知道他们的心会那么样黑！

春儿，你一定要牢牢记住：任何时候都不要狂，再有钱都不能露富，越有钱越要装得贫穷，你装得越穷越日脓就越安全，因为你穷了日脓了，别人就不会打你的主意，反倒会同情你可怜你，不会惹麻烦。这是用命换来的教训呀！”

罗明生一面应喏着，一面想：“老头的这些箴言是传给儿子的，可是，宋春生这个小狗日的为了几个臭钱，丢下爹走了，枉费了老头的一片苦心。其实，这件事他早就隐约地听人说过，开初街坊上的人都猜测，宋老头祖上做过官，既然能给他传下青龙玉碗，那么就一定还传下了其他宝贝。可是，自从这件事出了以后，宋老头就变得缩头日脑、人模狗样地，大冷天还披着件破棕衣去捡垃圾。慢慢地，大家就认定，宋老头就只有那件宝，宝贝没了，他就成穷光蛋了。今天听他这么一说，他的穷酸相会不会也是装出来的呢？”

罗明生突然觉得眼前这个老头高深莫测，城府十分深沉。

罗明生又依老头的话，把他推到河闸门，河水通过这道闸后，就

再也没有什么阻拦，直奔牛栏江而去了，小镇上的善男信女，把这里选为放生的理想之地。

罗明生知道，这儿发生过一桩震撼小镇的事，老头要来这儿，一定别有用心。

五年前，小镇上有一个姓顾的老婆婆，栉风沐雨地卖酸菜攒下一笔钱，准备和镇上的几个老斋奶去四川峨眉山拜佛，众儿女们知道后，都逼着要顾婆婆交出钱，顾婆婆说：“我没向你们要钱就算是好的了，怎么还要叫我拿出来呢？”儿女们说：“你不拿出来就是不把我们当儿女，我们也就不把你当娘了。”从此以后，儿女们就百般要挟、咒骂和虐待她。顾婆婆寒彻心骨，觉得像这样活在世上太没意思了，她就用这笔钱，每天买些龟、鱼、黄鳝、泥鳅到这儿放生，等把钱用光，她就从闸门上投入河中，把自己也放生了！

望着闸下湍急的河水，宋老头说：“春儿，救出你之后，你娘去请了神，说是我们伤害了龙的家族，所以，神灵降灾教训，要我们多做放生的善事，可消灾免难。有一天，我在街上买到一只和我卖掉的那同模同样的大龟，还有三只同样的小龟，就从这里放的生。”

停顿了一会儿，宋老头说：“本来，这里河水很急，龟放下去立刻就会被冲走的，可是老龟硬挣着冲出水面，转过头来看看我，点了一下头。那一刻，我认定它就是被我卖掉的那只了，龟是千年不朽的神物，它通人性呀，我的眼睛湿润了，我大声地喊，带着你的孩子快游啊，前面是牛栏江，游过牛栏江就进入金沙江，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，游出长江，就归大海啦。

春儿啊，我为老龟喊路是想赎罪，保你平安吉祥富贵。我想，老龟一定听见我的喊声了，它一定带着三个孩子游过了牛栏江，游过了金沙江，游出长江，到大海了……”

宋春生是高中毕业那年和父母闹翻的。

宋春生的父母热切盼望他们的独儿子能考上大学，成为镇上屈指可数的大学生，让门庭生辉。但宋春生却不争气，考分差得太多。父母要他复读一年，再考！他知道自己不是读大学的料，抵死不干。他要向镇上发起来的那些老板看齐，大把大把地赚钱，住别墅，开轿车，娶美女，游外国……

于是，他选中镇南头街口的一个铺面，想转租过来做生意。一打听，仅转让费就要三万八千元。他要父母拿出钱来支持他，父母说：“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的家底，我们庄稼人，只有维持生存过日子的钱，哪有那么多钱。”他到信用社贷款，信用社要抵押，他和父母商量，家里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，要拿房子抵押。父母说：“要是你的生意砸了，信用社把房子一收，那不是就把我们晾在空地上，喝西北风了吗？”

贷不到款，宋春生怨恨父母头脑僵化，思想还停留在封建社会，没有一丝现代意识，眼光短浅得连井底的青蛙都不如，只会死守着破房子过穷日子。从此，父母的话他一句也听不进去，常常与父母顶着干，开始我行我素。

过了两个月，到收烤烟的季节，宋春生打听到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：街坊上的朋友黑头私贩烤烟发了大财，他就死皮赖脸地向亲戚朋友借了二万多元，暗地里做起私贩烤烟的生意。他没有经验，才一开始做就被人发现，等他把烤烟收齐，装上车装备拉走的时候，被逮了个正着，全部烤烟被没收，还被罚了款。

宋春生的心上像挨了一刀，感到钻肝锥心地疼，他开始意识到，发财不是那么容易，冒险的生意试不得，稍不留神就要栽大跟头，这

次教训太惨痛了，他清楚，社会不容他那么天真幼稚。

他爹告诉他：“春儿，你读的书，全是纸上的东西，虚着呢，社会这本大书最深奥最实在，要做生意，你还嫩呐，少说也得在社会上历练几年才行。”

父亲这次说的话他终于听进去了。他想，待在家里，讨债的人必定会踏破门槛，不如出去打工，既可挣钱还债，又可避开债主。打定主意，他留下“我出外打工还债”的字条，悄悄走了。

一年多以后，宋春生带着打工挣得的八千多元钱回到家中，看到父母苍老了许多，内心很是伤感。父母见儿子苦累得又黑又瘦，心疼得老泪纵横，问儿子：“你咋这么长时间才回来，到哪里打工也不告诉我们一声，爹娘多想你啊！”宋春生说，他到省城昆明去了，因为没有什么技术，只能到一个建筑队挑沙灰，工期很紧，几乎没有节假日，所以就一直没回来。他拿出挣得的钱说，可以先还掉一些债了。

他娘说：“要是等你苦钱来还债，恐怕房子都被人拆掉了，那些债你爹还了，罚款也交清了。”宋春生惊呆了，回过神来问：“爹，你哪儿来的那多钱？”

他爹说：“到老家青井城借的，镇上的人嫌我穷，不借给我，我只好回老家想办法了。春儿，挑沙灰太苦了，不要去做了，你挣得的钱留着自己用，以后就和爹娘在家里，农忙时做做活，平时逍遥自在的，不愁吃穿，到时候盖套新房子，给你讨个媳妇，和和美美地过好日子。”

宋春生说：“沙灰我是不挑了，我在昆明打工期间，利用空闲时间做了一番考察，发现省城的饮食生意十分火热，因为人人都要吃饭，这门生意大有可为。现在债已还了，我可以用这笔钱先去学厨师，有了技术再去苦钱，把爹借的钱赔了，到时候再开个自己的饭店，挣得大钱，在昆明买套房子，把你们二老接去，做城里人，让你

们享清福。”

他爹娘都说：“我们只有你一个儿子，你应该和爹娘在家，尽孝道，什么地方都不要去了，好日子有你过的……”

宋春生说：“现在是什么年代了，还死守着这个穷乡僻壤？我出去闯出一番事业，不但能尽孝道，还可光宗耀祖呢。”

挑沙灰确实很苦，宋春生忍受着从未经历过的疼痛。热天，太阳毒得像火龙，冷天，寒风抽得像刺鞭，但他都要挑着沉重的沙灰往上爬，还常常被工头大呼小叫地责骂，肩头磨破了几层皮，晚上睡下像针扎般的疼痛。为了还债，他挣扎着坚持下来。这段经历，使他尝到了人生的艰辛，懂得每一分钱来得都不容易。经过这番艰苦的磨炼，使他后来学技做事都比别人用心刻苦，奋发努力，最终成就了一番事业。要是他没有吃过挑沙灰的苦，也许，一辈子都是个窝囊透顶的小混混。

宋春生不顾父母的阻拦，硬是去昆明学了厨师，结业后，分别到五家饭店打过工，最长的一家只不过三个月，最短的仅一个月，每到一家饭店打工，他都偷偷地学厨师的手艺，把这家饭店最拿手的几道菜学到手。最后，他选中一家招聘厨师的饭店，这家饭店是母女二人开的，母亲为店主，女儿做收银员，饭店位置好，面积适中，缺能干的厨师，生意不太好，有几个自称高级厨师的去试了菜，都被淘汰。

宋春生到这家饭店试菜的时候，店主看他年纪很轻，认为也是个不学无术的孬种，不抱一丝希望，等他做出一桌色香味俱佳的菜，全店的小工品尝后都连连叫好时，母女二人暗自窃喜，一打听，才知道他不但学过厨师，还在五家饭店干过，当即就拍板，聘他做厨师。

果然，自从宋春生做了这家饭店的厨师后，回头客源源不断，生意越来越火爆。宋春生不仅家常菜做得好，还能隔三岔五地推出新的特色菜。很快，他就成了片区附近小有名气的厨师，饭店天天座无虚

席，热闹非凡。店主母女二人喜出望外，但又担心被别人用高薪把他挖走。

宋春生的月收入有挑沙灰的三倍多，店主每月还悄悄地塞两条石林烟给他，店里的小工可以任由他小使杂唤，最漂亮的小工叫雅琳，雅琳打听到他还没成家，热情主动帮他洗衣服，他悄悄塞了五十元给雅琳。这样的日子，和挑沙灰相比，简直是两重天，他心里乐滋滋的。后来他买了个手机，打电话给家乡的朋友黑头，请黑头把他的情况转告父母。

店主的女儿也是没考取大学的高中生，比宋春生小一岁，不但人长得漂亮，还很有风度，她主动接近宋春生，关心他的健康，帮他洗被子，邀他进茶室，打双扣。

宋春生喜欢店主的女儿，开初，他觉得自己是个乡下佬，人家肯定瞧不起自己，所以，虽有贼心却没有贼胆。眼下，这个美女主动送上来，到了嘴边的鲜桃怎能不吃！渐渐地，两人的感情越来越深，到了无话不说的地步，当宋春生紧紧抱住她，要求做那种事的时候，她闭上眼睛，任凭他玩弄。

4

宋老头还在河闸门就睡着了，也许他很疲惫，说完为龟喊路的话，不知不觉地就闭上眼睛，发出轻微的鼾声。

罗明生不敢耽误，急忙把他推回去，抱上床，帮他摘下老花镜，脱了风衣、鞋子，盖好被子。他环顾了房内，靠墙摆了两张床，床头间支着一个破茶几，上面放有热水瓶、旧瓷壶、茶叶和一些杂物。床的横头摆着三个破柜子，靠宋老头床脚的柜子小一些，上了一把中号的锁，另外两个大一些的柜子，上了大铁锁，墙上挂着老头常穿的那件破棕衣和几件旧衣服。宋春生已经告诉过他，后边是毛房，隔壁是

厨房，粮食和杂物放在楼上。

唉，这老头家里像样的东西都没有一样，他真的是个穷鬼，不像装出来的。罗明生叹了口气，坐在老头对面的小床上，他心里很惆怅：“这张小床就是原先服侍老头的歪嘴睡的，歪嘴嫌宋春生给的工钱低，老头嘴又刁，爱发脾气，坚决辞掉了这个受气的活。现在轮到自己来接这活，下一步，不知要发生多少烦心的事。想想自己，爹娘死得早，没能好好地伺候过爹娘，倒要来伺候别人的爹，怪谁呢？只怪自己没本事，人日脓，穷得连老婆都讨不起，只能靠干点这些别人不愿干的下活，挣点喝茶的钱。看来，这世道怕是不会变的，有钱的人，能出钱买人顶替儿子伺候老子，没钱的人，只能被有钱人买去当别人的儿子伺候老子……别想那多了，不如趁老头睡着了，自己也躺一会儿，养养精神，好应付后边的事。”

朦胧中，罗明生隐隐约约听见“春儿，春儿”的声音，他惊了一头，立即爬起来，开亮十五瓦的电灯。宋老头有了一点反应，用颤巍巍的语气说：“水，水。”

罗明生心想，糟糕，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，恐怕把老头饿坏了吧，他一边喂老头水，一边说：“大叔，你老想吃点什么？我做给你吃。”可是，宋老头一点反应都没有。

停息了大约半分钟，宋老头突然伸出手说：“春儿，春儿！”

罗明生心里清楚，老头的眼睛耳朵都不行，一直都还以为自己是他儿子呢，这样也好，宋春生正希望像这样蒙着他爹，老头也巴望儿子一直守在他身边，这就叫“两全其美”了，就遂了他们的心愿吧。他把手伸给老头。

宋老头紧紧握住罗明生的手说：“儿啊，爹要去找你妈了，你对天发誓，爹给你说的话一句也不能外漏！”

罗明生大惊失色，心怦怦直跳：“老人是要向亲生儿子交代后事

啊，我不能再瞒着人家了，再瞒就是伤天害理。”他流着泪大声说：“大叔，我不是春生，我是明生！”

宋老头说：“好，你发了誓就好。”

他把罗明生的手拉到他胸前的衬衣口袋，叫罗明生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烫乎乎的钥匙说：“爹给你留了一笔钱，在小柜子的底层藏着，记住，一定要为宋家三代立碑。”

罗明生非常惊讶，他知道，这种时候，再向老人解释什么都不起作用了，只好哽咽着回答。

宋老头歇了一口气，接着说：“我们的老家不在青井城，在龙华的六塔台，家里穷呀，你爷爷被迫去盗墓，后来，怕遭人家追查，就躲到这里来了……

儿啊，那年交给绑匪的青龙玉碗，是仿制品，因为别人都没见过，他们不知道，真的我咋能给那些烂贼。”

罗明生听得出神了，他明明知道老头是听不清的，依然“嗯，嗯”的应着。

宋老头咳了一声，渐渐地喘了起来，挣扎着还要说话。

罗明生曾经看护过镇水管站卫龙的爹卫老伍，卫老伍快咽气时，卫龙按老人们的要求，迅速扶住他爹，用手搂住他爹的脖子，用身体温暖着他爹，让他爹舒舒坦坦地、温暖地上路。这叫“接气”，在这一带非常盛行，接气的人只能是亲儿女，都说能接到老人气的人，最有福气。

罗明生感到宋老头快要咽气了，既然老头认定自己就是他的亲儿子，那就该为他接气，何况他还把藏钱这天大的秘密都让自己知道了呢。罗明生赶紧扶住老头，用手搂住他的脖子。

宋老头感到舒坦了许多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你娘病重那年，我不是去老家借钱，是到省城卖宝，等我带着很多钱回来，你娘已快不行